



# 莊子學史

---

【第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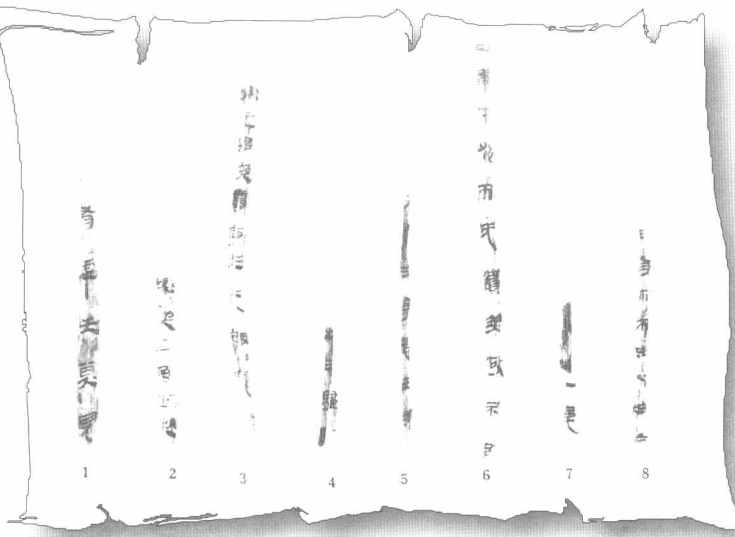
方勇◎著

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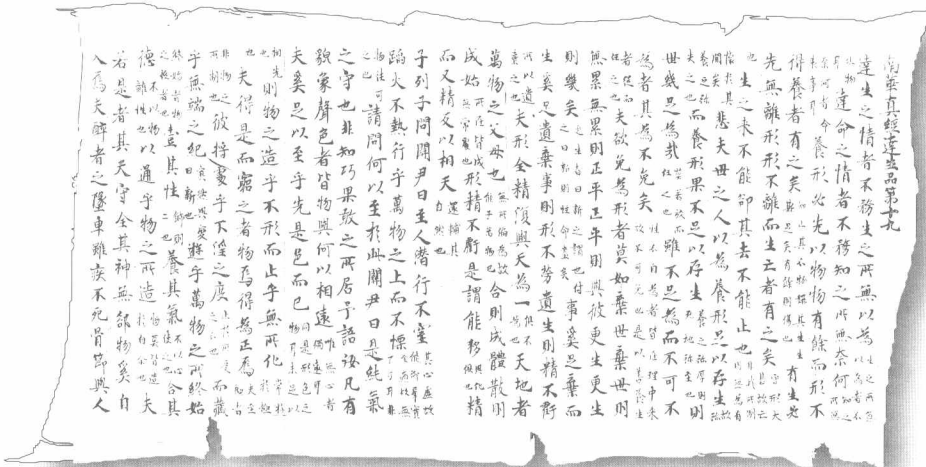
莊子像



选自明王圻、王思义撰《三才图会》



阜阳汉简《庄子》残片



敦煌卷子《南华真经·达生品》残片



南華真經卷第一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郭象注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

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為鯀鯀之大不知其幾

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鯀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於

乎逍遙游放无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事宜鵬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鵬

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野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

小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慮其夫又可惜心於其間哉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呂觀文進莊子外篇義卷第四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乎用之內也侈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太初有元有七名之所起有一而未死得得以生儀則謂之性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也而德則所充也附贅懸疣不出乎形也而生則所充也而德則所充也附贅懸疣取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於道德之正則亦充而已所不

也為仁肺金也為義推之其餘則為自心為心也為視為明腎水也為聽為推之其餘則為自心為心也為視為明可知矣是欲駢於足者連乎用之內也侈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而方駢於五藏之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而已充為以反一則尚何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哉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技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雷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文見已駢於辯者鬻說結繩竄句遊心於聖白同異之間而蔽跬譽无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也故此皆多駢於

黑水城呂惠卿《呂觀文進莊子義》殘片

四十第六十卷

期知而知既知所自來則其去也有昧然者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四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

明正統《道藏》本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莊子虛齋口義卷之二

虛齋林 希逸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

所謂丹基也先言道遙之樂次言無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

却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

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

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算自以為知為能吾見



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卷第三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志王宗師六宗此法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故其身而外

知天之所為者大而生日也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之者不

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其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

為出於不為故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

也○忘而主向性本也○忘而主向性本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

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

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人之身乃奉天地以養

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目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則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无缘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三  
外篇山木第二十

宋篇篇論  
環篇篇云此篇所論全身免患之道最為詳盡  
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其要只在虛己順時  
而忘其自賢之心誠讀此者可以經世務矣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  
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  
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  
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烹殺主人曰  
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馬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  
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材  
木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  
無訾龍蛇與物俱化而無肯綮為之上  
下以為量乎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  
則也若夫萬物之情入倫之傳則不然合則  
離成則毀廉則桡尊則諂有為則賢則謀

明刻本陳懿典《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

莊子身也  
庚桑楚此篇一篇一段而大抵老  
子之意故成謂老子謀孫  
光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從謂既鍊庚  
一偏得具以此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  
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陸曰畫然知以畫  
為不擁腫之疾垢映堂為使換通無難眼謂不知  
者觀所以知者觀所以知者觀所以知者觀  
不仁者居三年畏壘大壤壞通觀畏壘之民相  
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謂然異之謂然今吾日  
計之而不見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胡  
不相與居而稅之社而搜之乎尸歷代神者現代  
神也皆了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于異  
身故者  
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止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  
已行矣言春生秋實陰陽風雨吾聞至人人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徇狂不知所知往今以畏壘  
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拘  
之人邪曰拘小器也如我淺而見故人得以知之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老聃言不占弟子曰不然夫  
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鱧為之制鯢鱧小

日本文政七年弦升館刊岩井文《莊子集注》

# 序

陈鼓应

我和方勇博士初次见面,是在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那时,他正在北大中文系做博士后,除了专心撰写出站论文《庄子学史》(第一、二编)而外,还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了“庄子研究”专题课。弹指一挥间,我与方勇教授第二次见面已是在2007年12月中旬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此时他的《庄子学史》全书已基本完稿,即将交付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欣喜之余,颇有些感慨。在当前崇尚物质利益的风气下,方勇教授能潜心庄子学研究领域十馀年,知难而进,秉烛夜战,完成这部近二百万字的庄学巨著,实在是学术界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让我十分感动。

## 一

庄周学派留下了一部《庄子》,由于它那芒忽恣纵的语言风格,以及高远深邃的思想意境,常被正统派视为异端邪说而遭扭曲,所谓消极、出世是常有的误解。但是我想,中国文化中如果欠缺了庄子的生命情调和美感情怀,那么中国的文学、艺术和美学会成为什么样的光景?如果中国哲学只有孔孟之道,而欠缺老庄的哲学理论和境界,那么它会单调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是学哲学的,对《庄子》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由尼采进入《庄子》,即主要是从尼采的自由精神来阐发《庄子》,同时思想上也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启发。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我在美国期间的所见所闻,使我的注意力渐渐从自由、民主扩大到了社群、民族的理念,从而对《庄子》的理解也随之转移到“归根”和“积厚之功”的层面上去。而进入新世纪后,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导致了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在我的思想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触动,使我更加看清霸强的自我中心和单边主义。由此推到《庄子》研究上,也使我更加注重多重视角、多重观点地去看待问题。当然,上述三个阶段不是割裂的,而是紧密联系的,只不过三者间有一个大概的分期罢了。

我求学的年代,正处于新、旧儒家重塑道统意识及其推波助浪于个人崇拜的空气中。这种空气令人窒息,我便从尼采的《愉快的智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著作中汲取着营养。尼采曾经自称为“自由精神者”,他说“不管我们到哪里,自由与阳光都绕着我们”,“生命就是要做一个人,不要跟随我——只是建立你自己!只是成为你自己。”<sup>①</sup>这种张扬的自由给了我很多的启示。从1960到1963年之间,我研究的主题由尼采进入到庄子,尼采对西方文化进行价值“转换”,引发了我关注庄子对文化与哲学的价值进行重估。譬如读《庄子·逍遥游》第一段:“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最初我的理解侧重在“游”,在“放”,在“精神自由”,这可与尼采的观点相互对应,庄子的“逍遥游”正是高扬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活动。尼采和庄子所散发的自由呼声,使我能够从中西传统文化的观念囚笼中摆脱出来,走向一个没有偶像崇拜的人文世界。

<sup>①</sup> 见尼采《愉快的智慧》。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我的心思渐渐由当初的激愤沉淀下来,进而体会到“积厚”的重要性。鲲在海底深蓄厚养,须得有积厚之功;大鹏若没有经过心灵的沉淀与累积,也不可能自在高举。老子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sup>①</sup>走千里路,就得有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耐心。同时在客观条件上,如果没有北海之大,就不能蓄养巨鲲,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环境,就不能培养出辽阔的眼界、宽广的心胸。而蓄养巨鲲,除了溟海之大,自身还得有深蓄厚养的修持工夫,要日积月累,由量变而质变。“化而为鹏”,这意味着生命中气质变化所需要具备的主客观条件。

从哲学角度来讲,鲲化鹏飞寓言中所蕴涵的哲理,其一,体现在从工夫到境界的进程中。鲲的潜伏海底,深蓄厚养经由量变到质变,乃能化而为鸟;鹏之积厚展翅,奋翼高飞,这都是属于工夫修为的层次。而鹏之高举,层层超越,游心于无穷,这正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精神上达“天地境界”的层次。工夫论和境界说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大特色,而鲲化鹏飞的寓言,正喻示着由修养工夫到精神境界层层提升的进程。其二,体现在“为学”到“为道”的进程中。《老子》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是经验知识的累积,“为道”是精神境界的提升。老子似乎并没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而且《老子》还说过“绝学无忧”<sup>②</sup>,这样“为学”和“为道”成为不相挂搭的两个领域。不过,老子提出“为学”与“为道”的不同,确实是很重要的议题,但两者如何衔接,是否可以相通?这难题留给了庄子。在鲲化鹏飞的寓言中,庄子喻示了修养工夫到精神境界的一条进程,同时也隐含了“为学”通向“为道”的进程。《庄子》书中,写出许多由技入道的寓言,如庖丁解牛(《养生主》)、痾偻承蜩(《达生》)、梓庆为鐻(同上)、司马之捶钩者(《知北

① 《老子》六十四章。

② 《老子》二十章。

游》)等等,这些由技艺专精而呈现道境的生动故事,都表达出“为学日益”而通向“为道”的神妙高超境界。

近年来,特别是“9·11”袭击事件之后,我对庄子价值重估问题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比如对“内圣外王之道”就有了一番新的理解。

中国哲学最高的理想“内圣外王”是由庄子提出。这主张影响各家各派,而后成为历代士人的言行指标。所谓“内圣”就是个人人格的修养,所谓“外王”就是对于社会的关怀与行动的投入。中国文化以儒道为代表而言,儒家侧重在伦理意识的启发和道德规范的实践,而道家的庄子,则着重在心灵开放和审美意境的阐扬,较偏于“内圣”方面的工夫。老子和孔子虽然各有一套外王之道,其理论建构是否完整也令人质疑。尽管如此,两者在历代知识阶层仍经常被提出讨论,而庄子的外王之道则较少被讨论到。不过“9·11”事件之后,我不禁联想到,庄子的齐物精神在地球村如今的发展趋势中,其实颇具现代意义。审视西方文化,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西方中心主义者对弱势国家及弱势文化缺乏尊重,甚至加以欺压;从宗教哲学的角度,西方文化在高度发展的文明中,以一神论的思想,将上帝视为至上神,但同一个上帝的子民却敌我矛盾,流于天无二日的紧张与矛盾之中。这使我想到了庄子所创造的“十日并出”的寓言。这种从个体到国族的自我中心,使人类的生命形态面临了重重的困境,正如尼采所说的:“人类是病得很深的动物。”

庄子哲学的精神不仅止于《齐物论》篇,但《齐物论》篇的齐物精神对于人类文明的苦难特别具有现代意义。其一,反省自我中心主义。自我中心的单边主义思维,容易陷入独断的观点。人类一旦陷入自我中心,则以单边的思考,导致个体之间的冲突,到国族之间的冲突,到整体人类的衰败,这将造成整个地球的严重毁损。而庄子的齐物精神,则是以多边思考的开放性,主张多维视角、多重观点。其二,追求和谐的共通精神。庄子说:“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恠憷怪,道通为一。”(《齐

物论》)这段话蕴涵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恢怳憭怪”即是对于个体的张扬,从而到个别民族、文化的张扬。意思是尊重每个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差别,而以齐物精神等同观之;“道通为一”则是说个体虽然千差万别,但在“道”的世界里却可以相互会通。所以这段话一方面肯定了个体的殊异性,另一方面又从同一性与共通性的角度,将个体殊相引向整全,而在“道”的整全世界里打通了万有存在的隔阂。这种齐物精神,要有多边的思考及开阔的心胸才能达到。

## 二

如果将哲学分成概念哲学与想象哲学的话,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亚里士多德属于前者,柏拉图则应属于后者。而在中国哲学传统中,老子当属于前者,而庄子则属于后者。庄子以诗一般的语言,充满隐喻性的叙述,在思想的诠释上留下想象的空间。无论在文学、艺术及哲学各领域,庄子皆提供给后代丰富的思想资源。概略而言,庄子对于后代的影响应有三个方面。一是开创了中国的文人传统,二是开启了审美的人生观,三是在后代哲学理论体系建构上起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在开创中国文人传统方面。先秦时代,士人群起而出,然而大多是依违在仕与隐之间。庄子则超越了仕与隐之间的冲突与两难,既“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又“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同上),在板荡的时代中,做一位清醒者、殊异者。然而又不同于屈原,庄子的清醒与殊异,并非基于愤世之孤傲与洁身之坚持,而是以广袤无垠的宇宙意识与天地精神,对世间多怀一份醒觉的洞悉与深情的理解。这样一种对世间的醒觉与深情,后代之嵇康未尝不是,陶潜何曾不然,东坡恐亦如此。

其次,在开启审美的人生观方面。庄子那种“原天地之美,达万物

之理”(《知北游》)的宇宙心灵,以及“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德充符》)的本真性情观,皆透显出一种艺术的、审美的精神。这种审美精神,在中国艺术美学的发展上起了关键性的影响。

再次,在哲学理论体系建构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在哲学理论体系建构上,庄子思想对后代的影响实不容忽视。如以宋明理学或心学来说,在理、气、心三体系中,除了孟子的心性论,庄子相关的哲学论题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张载的“太虚即气”,渊源自庄子的气论,而程颐的“理一分殊”,更是以老子“道”—“德”、庄子“道”—“理”的关系架构为其理论模式。可见宋明理学虽强调儒学道统,然而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多依循老、庄的哲学论题与思维模式。

### 三

《庄子》素以难解著称。由于《庄子》文本的开放性,在庄学阐释史上存在着多种阐释指向,以道解庄者有之,以儒解庄者有之,以《易》解庄者有之,以佛解庄者有之,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如宋、明、清时期,以儒解庄就成为一种潮流,林希逸《庄子口义》、朱得之《庄子通义》、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林仲懿《南华本义》、陆树芝《庄子雪》等一批重要庄子学著作都具有这种特征。因此,《庄子》与其他先秦典籍有着明显的不同,《论语》、《老子》、《墨子》、《韩非子》等著作不管如何深奥,它们的阐释指向基本上是单一的、明晰的,而《庄子》阐释指向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理解《庄子》的难度。

方勇教授倾十多年的心力,搜集自魏晋至民国庄子学著作二百余种,并对这些著作详加梳理、研究,著成了近二百万字的《庄子学史》。这部巨著,正可以向人们展示庄子学各阶段发展的概貌、特征,对大家解读《庄子》及相关文化事象甚有襄助之功。



具体说来,方勇教授所著的《庄子学史》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资料宏富。方勇教授二十多年来主要致力于《庄子》学术研究,并系统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庄子》文献搜辑、整理工作,其所编撰的《庄子文献集成》、《庄子纂要》等大型书籍也正在出版之中,这在庄学研究史上可谓是空前的。其《庄子学史》正是这一系统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最集中体现着其《庄子》研究的学术成果。正是基于系统的搜辑、整理,其所著《庄子学史》既能够重点梳理《庄子》学术本身发展史,又涉及庄学与道教、佛教、文学、艺术、医学之关系,资料之宏富可想而知,此不赘述。

其二,论述全面。《庄子学史》共分为七编,时间跨度起始自战国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具体说,第一编,战国秦汉庄子学,通过对战国秦汉庄子学的概说,特别是战国诸子如惠施、荀况、韩非及《吕氏春秋》对庄子的评论和阐释,秦汉辞赋、儒学、医学对《庄子》内容的吸纳,《淮南子》对庄子的阐释,以及汉代诸学者如刘安、司马迁、班固等对庄子的研究,从而简明地勾勒出秦汉时期作为庄子学研究发轫期的基本轮廓;第二编,魏晋南北朝庄子学,通过对“玄学”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弼、阮籍、嵇康、司马彪、向秀、郭象与佛道解庄及其代表人物如支遁、葛洪庄子研究的梳理和诠释,凸显了“玄学”思潮和早期佛教、道教思想的特色;第三编,隋唐庄子学,主要是针对这一时期儒、释、道并举的特点,既对陆德明《庄子音义》进行了系统的考订和阐发,又对佛、道二教学者的庄子学特别是成玄英《庄子疏》以及隋唐文士的庄子学进行重点的爬梳;第四编,宋元庄子学,主要围绕宋元“理学”思潮援道入儒的思维特点,展开这一时期庄子学研究的梳理和釐定,不仅对这一时期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新学”王安石、“蜀学”苏轼、“濂学”周敦颐、“洛学”二程、“关学”张载、“闽学”朱熹等受庄学之影响,一一进行了归纳和剖析,而且着重对这一时期研治《庄子》的主要